



老 楷 著

梦幻巴黎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I267.1
73

梦幻巴黎

老楷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幻巴黎 / 老楷著.——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1

ISBN 7-222-04628-3

I. 梦... II. 老...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2510 号

总策划: 王晓燕

责任编辑: 李惠明 袁亚雄

装帧设计: 李惠明 杨晓东 陶汝昌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 名	梦幻巴黎
作 者	老楷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制 版	昆明德里森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昆明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4628-3
定 价	26.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1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录

CONTENTS

老楷与他的《梦幻巴黎》.....4

自序.....6

“法盲”去法国.....8

我不知道，请不要问我.....12

蝗虫飞呀飞.....26

出国忏悔录.....34

梦幻巴黎.....40

街头音乐家.....43

何必替洋人瞎操心.....47

咖啡馆的老人.....51

巴黎妇女的穿戴.....56

“阿里鲁亚”60

女邻居·····	67
一周不说话的滋味·····	78
好玩的事情 ·····	90
我的“组装法语”·····	93
猫先生猫太太·····	98
猜猜晚餐之后怎么样·····	101
我居然减肥·····	105
巴黎学子众生相 ·····	110
像走进电影一样·····	114
日妈白来·····	116
不混出个名堂，无颜见江东父老·····	119
我只想有个家·····	121
生在哪里还得回到哪里·····	123
杜苹·····	126
家乡宝汤乐静·····	130
留法学生座谈会·····	135
7月14日：一个噩梦 ·····	140
给友人书 ·····	150
第一封信·····	152
第二封信·····	155
第三封信·····	158
第四封信·····	161
第五封信·····	165

朋友们	170
山一样沉默的艾洛蒂.....	172
索菲的选择.....	181
我的师傅浪帅先生.....	192
“老酒鬼”卡特琳.....	202
布列塔尼之行	216
菲力蒲先生一家.....	219
乡村木雕.....	228
孤独的度假者.....	230
渔民音乐节.....	232
中文教师克罗德.....	234
“马克思”先生.....	237
奎因船长.....	243
寄给儿子的明信片	248
阿尔卑斯之旅	260
喂!索菲,你带来了一位巫师.....	263
暴风雪中的十字架.....	274
蒙巴纳斯公墓沉思录	282
后记	291

老楷与他的《梦幻巴黎》

(原版序)

于坚

老楷是一个梦游者。当他那一代最后的梦游者都已纷纷向世俗人生缴械投降时，老楷仍然是一个梦游者。这个老唐·吉诃德，不是要冲向风车，而是要固守他心灵的浪漫主义圣殿。

我认识老楷多年，我认识他时他已三十老几，两鬓已有白丝些许，然而作为人，他却毫不见老相。热情，充满活力，在1月份的水塘中游泳；唱俄罗斯歌曲，左手扶着钢琴；跳迪斯科，汗水湿透猩红色羊毛背心；参加画展和沙龙中的文学争论，谈锋逼人。他本来不应当和我们这一辈的人玩，他属于更稳重、深沉的一代人。他比红卫兵们还高一年级。然而我们喜欢他，他的老练、世故、经验在我们这里，常表现出一种他特有的幽默。这个老浪漫主义者在刚满四十岁的时候跑到巴黎梦游去了，不懂法语，两袖清风，唯一财产，就是他的罗曼蒂克。

在这个对终极世界日益漠不关心的世界上，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也是真正的悲剧式人物。这种悲剧并不是法兰西大都会剧院剧场中演出的那类悲剧，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老楷在巴黎美丽的秋天听到的是足以打击他一生的噩耗：他的十八岁独儿子张路不幸由于车祸去世了。那是一个非常聪慧可爱的少年。老楷说，他受过当儿子的苦，所以把他的儿子像待朋友一样养大。

老楷结束了巴黎的梦幻生涯，回到昆明。我看见这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沉默在故乡的喧嚣中。我想，此人恐怕正陷入一个空掉的世界。老楷以前在我眼中，总是一个大朋友，此次，我看见他作为一个父亲。浪漫主义不结束也得结束了。老楷幼

年丧父，失母，由于家庭出身，三十岁以前未得志，现在又失去了儿子。老牌唐·吉诃德，生活这一次终于击倒了你。

老楷回到故乡的第三年的某一天，抱着一叠十八万字的手稿来找我，让我写点什么。我内心非常惊讶，感动。此人确实不凡，我私下想。这十八万字的手稿就是《梦幻巴黎》。我几口气，翻翻停停地读了这部手稿，我的感觉是，这是一本好看的书，它并不仅仅是一本游记，也是老楷个人的心史。这个老浪漫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激情和感受力，人生的重创并未击倒此人。

我并不信任老楷这一代人的写作文字。在我印象中，他这一代人在中国的60年代以来的各种革命中浸泡过久，语言方式是大字报式的。生硬，说教，故作姿态。我不大读这一代人的文字。然而老楷的《梦幻巴黎》却写得非常洒脱，具体，鲜活并充满着自我批判。这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游记一类的东西，它既是见闻，又是对所见所闻之思考；它写的是巴黎，又与作者的祖国息息相关。是一个朋友在讲述他的“好玩”的故事，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老楷人生最初的梦想，是当个画家。他今天却成了文字等身的人物。由于相交多年，他以前的文字我看过不少，我以为《梦幻巴黎》是他写得最自在，最不拘束，最显本性的文字。

又是一个充满着喧嚣的春天，有心情赞美这个季节的人在这个把梧桐树叶都看成铜板的年代，恐怕不是疯子就是白痴。然而一个时代的喧嚣并不意味着沉默毫无价值。所有的世纪都有它自己的精神殉道者，无论是圈地运动时代，还是蒸汽机问世的时代，我们不必轻率地下结论认为这个时代是浪漫主义者的终结。因为，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它也不会终结，老楷是一个证据。他失去了肉身的儿子，却仍然充满着爱与善，为人生、世界和读者，奉献出他的另一个精神的儿子。

1993年2月4日于昆明



作者自序

(原版自序)

在外短暂而又灰色的经历，恐怕难以圆却大多数想出国而出不了国的同胞们的“出国梦”。我没有“学成归来”为祖国扬眉，也未赚得百万家业为亲朋吐气，因此不可能将自己描绘成在洋人的世界里包打天下的英雄豪杰。

我为此也感到遗憾。

只得跟朋友聊天谈心一样，不求冠冕堂皇，只图新鲜别致，尽力将身处异国微妙的感受，客居他乡独特的氛围，白日的叹息以至夜里的梦幻，如实讲述传达给诸位，并从当时我所画的几本速写中，挑选部分作插图。

如果以此能使诸位也身临其境地随我进入那梦幻一般的巴黎，从中感受到些微海外学子的喜怒哀乐与艰辛，我会非常欣慰。

在痛失唯一的儿子之后，我的妻子一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坚强、勇敢、乐观地生活着，默默地给了我写作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十分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徐天铎先生，没有他诚挚的关心与支持，书恐怕是难以写成和出版的。还得感谢《华声报》海外部的李晨女士，二十篇《旅法美术日记》首先在她负责的版面连续刊载，否则，北京的徐天铎先生也不知道远在云南的我。老同学李曙光先生精心制作了封面，文坛比我年轻的朋友于坚先生所写的序文十分中肯，对我的描绘入骨三分，更显出理解与默契在友谊中的可贵。

写作过程中，曾委托我的朋友、法国航空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杜梅妮小姐，拍摄一张照片作书的封面。我提出了几乎难以实现的苛求：以巴黎的艾菲尔铁塔为背景，前面是一尊雕塑，画面中最好有一只鸽子。很快我便收到了整整一卷三十六张照片，是杜梅妮小姐请她的朋友波什龙先生特地在

巴黎拍摄的。完全按我要求的构图，在同一地点同一角度，为了画面中有一只鸽子，波什龙先生整整守候了三个多小时。两位法国朋友的热心肠，使我再次深深感受到人类中寻常百姓间那超越边界的美好情谊。为此谨向杜梅妮小姐与素不相识的波什龙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

老楷

1992年10月12日昆明



“法盲”去法国



因为你记起了以前曾在乡下看过猪，就会觉得你的孔雀尾巴底下难免露出一双丑脚。

(西班牙)塞万提斯：《唐·吉珂德》

要去法国啦。不是得意，我只觉得滑稽。

请替我想想，要年纪没有年纪(四十出头啦)，要文凭没有文凭(老高中生)，要钱没有钱(飞机票都是朋友垫钱给买的)，最心虚的是不懂法语(法文盲，故自称“法盲”)。

哈哈，“法盲”去法国……

申请护照时，接待我的民警是位可爱的姑娘。她看了申请表上我的年龄，歪着头问道：“访问学者？”

“自费留学。”我怪不好意思地说。

她瞟了我一眼，那表情，那眼神，是一个无声的“哈哈”。

“小同志，莫见笑，”我说，“做教授的年纪了，还去上学，这都是他妈的‘四人帮’的恶作剧。请替我减去十岁吧……”

一个老同学忧伤地看着我：“唉，老兄，真佩服你的勇气。”

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叫勇气——虽然你生来不会游泳，不管啦！脱光衣服，闭上眼睛，抬腿就往深水里跳……岸上的人于是说：“嘿！这家伙真有勇气。”

更多的人用羡慕的眼光盯住我，似乎我是去法国当驸马，又好比同狱的犯人我先刑满。

我当知青时的农场有个养鸡场，几千只鸡全是洋种的，只只个儿肥又大，清一色白毛红冠黄脚杆。从门缝里溜进只土鸡试试看，保管啄得你杂毛满天飞，啄得你鸡冠血淋淋，啄得你胆战又心惊。也许有教养的不啄你，只是居高临下闭着只眼睛斜视你。

当我拿到签证的一瞬间，最先想到的就是这场景。

朋友替我订了张最便宜的飞机票，从香港到巴黎据说要停五六次，中途还要换飞机，想到这里我直犯傻，万一换错飞机可怎么办？譬如到了终点是肯尼亚……

前些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鬼子不挂弦”，看样子现在得抓紧学几句。可拿着本《法语入门》却找不到门。

于是“文革”时期的经验用上啦——“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如果坐错飞机，如果见了警察，或者到了法国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宗明义第一条，就得标明你的出产地：“我是中



国人”。

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句法国话，“Je suis Chinois.”生怕记不住，便悄悄用汉字注上音：“热——水——洗那碗”。

我这办法还挺灵，不信你也试试看：Je(我)念“热”，suis(是)，念“水”，Chinois(中国人)念“洗那碗”。然后强化几遍：自费去法国留学的中国人，请准备用“热水洗那碗”。

只要照我这办法学，包你学会并记住这句法国话。

也有热心人对我说：“你是美协会员嘛，巴黎是画家的圣殿，你可以这般，你可以那样……”说得我真的动了心。找本资料查查看，不看还好，一看心惊：巴黎是世界上狗最多的城市……巴黎的画家比狗多……

突然记起那个一辈子当仆人的、可爱的乡下佬桑乔，被人捉弄封为某个海岛的总督，即将走马上任前有点晕乎乎，他的主子唐·吉珂德先生给了他一顿好训诫

“别吃蒜也别吃葱，免得人家闻着了就会猜到你是个农夫……其次，你得想想你自己是何等样人，得要知道你自己，因为自知之明是最难得到的一种知识。你有了自知之明，就不会像那青蛙硬要去跟公牛比大小……因为你记起了以前曾在乡下看过猪，就会觉得你的孔雀尾巴底下难免露出一双丑脚。”

心里一阵不舒服。

我先后在两家农场当知青，赶过五年牛车，还开过五年荒，四年前仍在乡下破庙里当教书匠。

不舒服之后是自卑。

是啊，如果不自卑，何苦一大把年纪还大老远跑到法国去？

一位个体户老朋友为我送行时，酒醉吐真言，句句疯话说到我心坎里：“你一到巴黎就要想到好比是贫下中农进省城，赶快四处去打听，请问你们的帮工市场在哪里？如果三天找不着，你赶快把事先准备好的长袍马褂穿起来，拿把二胡拉起来，当街唱起云南的花灯来，什么《金纽丝》，什么《倒扳桨》，说不定还能赚顿晚饭钱。”

他似乎是说着玩，可我真准备这样干。好在我四岁死了爹，五岁疯了娘，傻里傻气长到十八九，稀里糊涂又下了乡，当过“黑崽子”，上山开过荒……前半辈子早把自尊心丧失得一千二净，现在没有包袱啦，只管壮着胆子去留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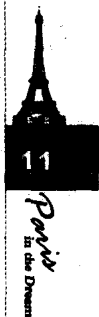
我有方印章，自己刻了条座右铭：“凡事勿须太认真”，边款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因为别人跟你认真你准受不了，加上自己再认真就命难保。

去了去了，废话少说。

就像先前当知青，叼一把牙刷，带一个饭盒——哈哈，“法盲”去法国……

1989年2月于昆明



我不知道，
请不要问我……



旅人，你做什么遥远的他乡？——你远行的
目的难道不是这块地方？

(法国)雨果：《墓志铭》



贴胸的衣袋里，装着咖啡色护照，上边有法兰西共和国领事的签证。

粮食户口早已注销，飞机票已经买好。

黑夜里，我在早春的冷雨中行走。

夜市的灯火，在朦胧雨雾中连成奇异的图形，犹如抽象神秘的梦境。

巨大的广告牌下，停着辆巡逻的摩托，年轻的警察打着饱嗝。

无人光顾的狗肉摊，谢顶的老板向匆匆的路人响亮地吆喝：“来吃来吃，壮阳补肾啦！”

一对看不清年龄的男女，在公厕旁昏暗的灯光下，埋头久久地接吻。

马路远方，几个摇晃的影子用暗哑的嗓子大声地唱：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往前走，莫回呀头……

真要走了。

到真要走了的时候我只想哭。

是解脱的欣喜？是离别的悲哀？

是对往昔的留恋？是对未来的困惑？

……

不，我不知道，请不要问我。

四岁的时候，父亲自杀了。

他有严重的肺病，有一个离家出走的妻子，有一个弱小的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书。就像吃药一样，父亲天天读书。

“知识就是力量”，然而他却没有力量再活下去。

我先是恨他，可怜自己。以后倒过来，可怜他而恨自己。但都无用。于是我感到可怕的孤独。

我一直怀疑父亲将自杀的基因遗传给了我。每当夜深人静，孤独难耐的时刻，我就怀着极大的乐趣，精心设想各种各样的自杀方式，来安慰自己。并且以萨特的这句名言，来为自己怯懦的念头辩护：“法律能以什么样的名义，来禁止人们自